忠肅公遺稿

忠肅公遺稿序

余讀商書微子篇及漢書劉向傳嘗以爲讀此二書而不爲流涕者眞無人心者也今見故宗英龜川君丁巳疏可謂千載而同符者也夫忠臣與義士見國之將亾無不痛心飮氣思欲扶持於萬一者此秉彛好德之心自有不能已者而況爲王室之懿親者哉然前世之制則內宗與外臣視無異同故其陳力盡忠亦同於外臣而尤甚焉 本朝則不然禁防甚嚴使於 朝家事不敢一毫相干而公能倡率宗班極言竭

論不避斧鉅鼎鑊此又視古而尤難者矣公雖
遷謫流離九死而不悔　仁廟反正特加二資
而又以爲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之任寵賚
便蕃然則公之安危即　國家之安危也豈不
偉歟公之胤蓬萊君昆仲行修而有文孫司諫
子重掌令子三並以直節見於世豈祖宗鑑佑
有此錫類之盛歟其視劉向之有子駿不可同
年而語矣余與子重諸人遊好甚篤今子重已
矣何處得來遂隕涕而記此書于公遺稿之下
方以貽公之曾孫箕疇云時崇禎著雍涒灘陽

月日恩津宋時烈謹書

自古公子王孫生於豪華類多以裘馬聲色自喜有游閑富貴之容其能屈首文學修飭行業者葢絶少焉若至發憤於宗國之危卼直犯宄虐如殷王子之兊諫極論權奸如劉光祿之忠精者曠世而無聞焉以余觀於故宗英龜川忠肅公之抗節昏朝卽古之比干更生抑何以加焉當光海無道之甚賊臣爲亂謀廢　母后天常斁絶宗社將卼公與錦山君誠胤悲憤慷慨奮不顧身倡率諸宗室上疏陳凶邪擅國之罪

其言激烈痛切其心至誠惻怛至今讀之凛然不覺髮竪而涕隕也雖卽竄配幾死南荒猶能使姦黨破膽義士增氣　國脉由是而扶樹則其功豈不壯哉　仁祖反正日月重新大加褒寵脩享榮祿身名並全家國俱賴其視剸心而不能存商宗之祀竭忠而不能扶漢祚之移者其幸不幸又如何哉公之諸子皆翩翩佳公子孫曾又多忠直孝謹之士於此亦可見公之遺風餘烈矣始宗室懷義君參公之疏爲余道伊時事甚悉余之感歎景仰之日久矣公孫司諫

子重求余一言叙其事未及而子重倏爲泉下
人每思之愴悢今者公之曾孫箕疇撰次年譜
編輯遺文統制使李侠道彬公孫婿也將鋟諸
梓以永其傳觀是編者可以見公忠貞大節有
如皎日無不感發激昂而尤可爲後世貴戚立
身爲善之勸吁其盛矣哉余旣與子重言矣箕
疇甫又來請跋語甚懇義不敢辭遂以平日所
感于心者書以歸之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叅賛
兼同知春秋館事　世子右賓客趙復陽謹書

忠肅公年譜

皇明穆宗皇帝隆慶三年昭敬大王二年己巳四月十二日寅時公生于貞陵洞第公生而俊邁頭角嶄然人知其爲遠器

四年庚午公二歲　五年　六年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公五歲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壬午公十四歲聘于東萊鄭氏司導寺僉正諱麟壽之女

十一年癸未公十五歲例通籍授龜川副正 ◯ 側室子烱倫生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公十八歲)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壬辰(公二十四歲) 十 ○ 四月倭賊入寇奉親避兵峽中仍赴 行在命詣分朝選授宣傳官(公在衰慨然謂兄龜城都正曰倉卒未及從君爲親故也吾當西入家事屬之兄遂間行赴朝上嘉之特有是命盖異數也)

二十一年癸巳(公二十五歲) 十 子烱亂生(蓬萊君)

二十二年甲午(公二十六歲) 十 丁母夫人羅州朴氏憂(守制于水原庄舍時當兵火歲且内歉朝夕竭力祭奠以禮)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丙申 公二十八歲 外除例付職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辛丑 公三十三歲 子烱儁生 早夭 三十年

三十一年癸卯 公三十五歲 子烱信生 蓬山君

三十二年甲辰 公三十六歲 ○ 選授璿源錄修正郎廳 璿錄經亂散佚命選宗英中有文望者裒輯修正公與其選 事完陞明善大夫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戊申 公四十歲 子烱信生 蓬州守

三十七年 光海元年 己酉 公四十一歲

三十八年庚戌 公四十二歲 子烱儼生 蓬昌守

三十九年辛亥 公四十三歲 丁豐山君憂 公執喪毁甚幾危而蘇

四十年

四十一年癸丑 公四十五歲 制除襲封正義大夫

龜川君

四十二年甲寅 公四十六歲 陞中義大夫 用壬辰扈聖從勳也仍追贈考妣

四十三年乙卯 公四十七歲 兼司饔院提調 時光海臨

御已久政亂倫斁幾底危亡公痛悶宗社居常奮慨時與友人圍碁語及時事輙推枰擊手憤不自勝

四十四年丙辰（公四十八歲）側室子烔仲生○會當過歲問安公與錦山君誠胤謂諸宗曰吾等盍往問安於 慈殿諸宗皆不從遂止

四十五年丁巳（公四十九歲）○正月率諸宗室上疏請罪爾瞻（時賊臣爾瞻威權日盛謀廢母后包藏凶惡將危 宗社）公慨然謂錦山君曰吾等俱以宗戚義當與國存亡與其死於奸臣之手曷若爲國家死乎遂決意上章處置家事出居外舍手搆草本親友見而止之曰疏語大峻必不免赤族之禍莫若刪去之爲得也公奮然曰不爲則已爲之則豈怖死而不盡言乎公庶母又泣而執袂奪筆以沮之公終不撓乃於初四日率諸宗十九人詣 闕

上疏請黜權奸以安　宗社次治三司黨惡之罪◯疏見遺稿◯承命入

政院回啓疏上先海答曰朝廷大體非宗戚諸卿干預之事而乃於調攝之日瀆擾至此聽何人指嗾而爲此疏乎天日在上其直指以對公遂獨入政院辭氣益厲手書回啓以進其末至有若拿問則當陳未盡所懷加一層之語先海答曰由予不德逆變累起而卿等未嘗陳一疏討一賊掇拾尹善道李洞等緒餘誣陷共安危之重臣卿等同休戚忘先生之義果如是乎◯同啓見遺稿◯被兩司

啓請絶島圍籬安置四月始命遠竄定配

于順天時爾瞻出東大門外待罪凶徒承望風旨並請公及錦山君絶島圍籬安置先海命公遠竄蓋以王室近屬減其律也以是月初四日定配于順天金吾郎韓孝謙問公忠直被罪爲緩行李公笑曰嚴譴之下何敢遲回即日就道◯有出

城二絶

四十六年戊午 公五十歲 搆望北亭於配所 公始到順天寓城南燕子橋一里許至是移寓城北大來谷府素号痺鄉多土疾而公處之晏如惟以詩酒自娛搆一草屋名曰望北手創起文葢取戀君之意也○記見遺稿○嘗作歌辭五闋以寓憂國慷慨之意其地士女至今傳誦云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庚申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 公五十二歲 ○遘痺毒久而少瘳 公傷於痺毒病極幾殊而適然不動曰死生有命雖死何怨一以付之於天而已公廢逐之後爾瞻益肆其凶屢興大獄人皆重足日夜切齒於公時西宮有投書之變有曰山川已矣元海終成所謂山川葢指公與錦山云○李公

睟光康公復誠前後知府遇之盡誠禮康公特慕公忠節嘗贈一詩有日癡欲奮身挽落日狂思出手障奔流其相許如此至於府之愚眡賤隷莫不欽歎時以酒肴来

慰馬側室子烱任生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公五十三歲 ○六月蒙宥西還 公屛居于西郊別墅絶游謝事

二年

三年 仁祖大王元年癸亥 公五十五歲 ○三月 仁祖大王反正首復公官爵特加二資以褒之兼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堂上 時爾瞻懷陰中之詐使其子元燁圖守順天謂公得順府人心將搆成大獄會值反正未及售焉

四年甲子 公五十六歲 ○正月李适反亀 駕于

公州先是公望見賊适於周行語人曰适相凶必不善終及反扈駕隨行復語人曰适本凶象不久當就戮已而果然人服其先見 ○ 三月 回
鑾命陞嘉德大夫上命招扈從宗戚於禁中錫宴公爲班首 上用家人禮親自執爵不名公稱以族長且謂曰宗班之事專委於卿常加倚重賞賚便蕃寵幸無二

五年乙丑公五十七歲 側室子烱佐生 六年

七年丁卯公五十九歲 ○ 正月 虜入寇扈 駕于
江都公執勒扈行 上命召諸宗下詢戰守和三策公對曰以目今形勢觀之則姑用羈縻之計以安宗社似乎可矣上然之 ○ 四月 回鑾特
賜內厩馬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自是眷顧益隆

側室子烱佑生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公六十歲 側室子烱健生

二年己巳公六十一歲 ○穆陵遷葬差代奠官病辭特賜虎皮 三年

四年辛未公六十三歲 側室子烱伋生

五年壬申公六十四歲 上疏辭免司饔院提調不許 六年 七年

八年乙亥公六十七歲 ○仁烈王后昇遐差塊殿官○夫人鄭氏卒

九年丙子公六十八歲 ○十二月虜復入寇扈

駕至南漢山城被中使所誤不得已避兵
轉向先壠下仍下湖南時虜騎猝迫公策羸到南漢氷路險艱扶上之際適逢中官聞前驅已出乃還下城跪候旋聞上移向江都大駕未寧還宮即又上城氷滑馬仆重致落傷疾塞僅蘇已而賊騎傳城竟不得入勢不獲已欲入江都行到南陽遇賊僅脫轉輾南下湖南

十年丁丑公六十九歲○二月奔問還都上疏待
罪且辭免兼帶不許上在南漢時有誤傳公被執者上聞而驚歎曰以予故至此下城日問于賊將使之求於陳中可見聖眷之隆也公亂定後即爲奔問上疏待罪○疏見遺稿○陞昭德大夫用乙亥塊殿勞也十二月哭季子蓬昌守烱嚴

十一年戊寅(公七十歲)○上疏辭免兼帶 不許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甲申(公七十七歲)○二月上疏辭免兼帶久之只 許遞司饔院提調(公在視膳之地洽二十年不解供奉之誠廉簡自持人皆稱之下吏畏服感化其德久益追思之云)

十九年乙酉(公七十八歲)○三月哭長子蓬萊君烱胤○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于南小門洞第訃聞 上震悼輟朝二日 贈顯祿大夫(公素多疾病自哭蓬萊君氣力日敗以至於此卒之日聞者皆曰善人亾)

矣宗戚諸卿皆會哭　王子大君至於備衣服以緦之司饔宗親兩府下吏莫不齎咨涕洟奔走哭奠焉

二十年丙戌正月十八日　禮窆于廣州樂生里先塋負辛之原　上遣禮官致祭

三十一年戊戌立墓碣愼獨齋金先生集撰同春堂宋先生浚吉書

三十九年丙午　贈謚忠肅公臨亂不屈曰忠執德不回曰肅時公孫垕知洪陽縣行延謚禮吏曹佐郎洪萬容奉命來宣

四十一年戊申

年譜之作非得已也蓋慮　先祖言行

之實未彰而後裔傳說之或訛也於是

謹以平昔所聞於諸父凡之言裒輯事

跡考次年月以致其詳其例則畧倣朱

文公年譜蓋不敢苟焉爾茲以附諸遺

稿卷端而至於誄狀誌碣亦錄于卷末

以爲叅考之地區區編述之意盡於是

矣凡我同宗尚宜無忽以能率遵　祖

行則豈非幸哉是爲識崇禎紀元之四

十一年戊申二月二十三日不肖曾孫

箕疇謹識

忠肅公年譜終

忠肅公遺稿目錄

詩

疏

辭免司饔提調疏

丁丑亂後待罪仍辭免兼帶疏

辭免兼帶疏

二

三

請勿減膳疏

復辭免兼帶疏

二

三

記

忠肅公遺稿

詩

赴順天出城作

爲國丹心白(一作懸)日明孤臣一死等(一作似)毛輕
封章只欲扶宗社肯恨今朝瘴海行

又

今承恩譴莫非天豈恨關河路八千回首鳳
城雲樹隔孤臣戀主淚如泉

途中

草綠長程匹馬遲凄凉行色趂佳時雲横南嶺

家何在憶子天涯涕泗離

丁丑亂後還都有感

恨吾微命苦何長觸物傷心淚自滂花柳依然帶舊色城空烟斷怨蒼蒼

恨身不完

鍼灸斑痕遍滿身此身長恨未全人非由瘵疾豈如是傷毁遺膚不孝親

八齋　肅寧殿述懷

三秋已邁晩楓殘禁掖清齋夜氣寒白首世間無興味含愁獨倚玉欄干

疏

論李爾瞻疏 丁巳正月

伏以臣等俱以宗戚之臣其於朝著間事有同
聾瞽百不知一而間或粗聞一二其害之不至
於 宗社之危亾則非臣等所敢言也至於是
非得失有大關於 宗社危亾則臣等皆是國
存與存國亾與亾之人安得坐視 宗社之危
亾而畏禍含默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乎近年
以来禮曹判書李爾瞻姦回邪毒偏愎狡詐廣
植私黨屛黜忠良擅弄國柄威權日盛附巳者

雖頑鈍無恥言行悖理者必引而進之與己者
雖經明行修爲世所重者必斥而退之勢焰薰
天道路以目忠良結舌而縮頸邪佞攘臂而雲
集大小朝臣雖有不附於其勢者若終始不謁
於其門則鮮能保全故夜則仰屋長歎而晝則
娉滕於其門如歸市焉至於同悪之人或有一
事小乖於其心則百計陰中必斥然後乃已人
之愛君不如愛身誰肯忘死生觸勢焰爲　殿
下發一言乎是以爾瞻之威日盛於下　殿下
之勢日孤於上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　殿下

無從而得知也縱有忠良義士發憤慷慨欲陳
如此情狀而言發於口大禍立至徒死無益故
至於父子兄弟同在一房之中言及於爾瞻則
掩口揮手以滅族爲誡嗚呼國勢如此豈非大
可憂者草野臣尹善道慷慨抗章敢言人所不
敢言之事雖宋之胡銓何以加此政院先發三
司繼起四學泮宮同聲相應一則曰黨逆一則
曰陷賢所謂逆者逆於　殿下耶逆於爾瞻耶
其所謂賢者果誰耶若以攻渠之言指以爲逆
則無君之心至此著矣嗚呼擅弄威福人臣之

極惡大罪此名一加於其身爲爾瞻者所當席藁飲水以俟斧鉞之不暇而偃然在家益肆其毒招集三司指麾館學少無顧忌自贊其身至比裵度韓琦嗚呼爾瞻則已矣三司 殿下之耳目館學公論之所在而同惡相濟稱譽爾瞻無所不至未知今日之三司 殿下之三司乎爾瞻之三司乎國柄已歸於爾瞻據此可知昔在王莽之倒持太阿也張禹孔光杜歆谷永之徒相與贊成上書頌莽者多至五十八萬餘八奸臣擅國威權下移諂佞成風古今一揆不可

以賛譽之多謂之公論章章明矣奈何三司館學反斥直言之人稱譽奸邪爾瞻至於此極若此不已後日之禍恐難測也伏願殿下垂察焉夫人君聽言之道言可用則用之言不可用則置之言者所論若以不合於時議而便斥之甚治之深則奸邪之當國所進之言必皆諂諛之辭而忠直之論無從而至矣語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殿下之眷倚爾瞻而無疑者無乃聰明有所蔽耶今之求爾瞻者謂之討逆之臣討逆天下之大義古今之常經殿下之朝臣

誰無討逆之心孰非討逆之人乎設使有人於此朝有可記之功而夕犯難宥之罪則謂之有功而不治其罪可乎爾瞻之奸邪如此擅弄國柄如此國勢之危急如此人心之憤鬱如此而無害於　宗社者臣等未之聞也嗚呼爾瞻構成虛言斥黜異己科舉羨爵收合人心趨勢嗜利之輩布滿要津識者之寒心庸有極乎噫征利之極必至於不奪不饜患失之心必至於弑父與君聖人先事之戒嚴且切矣　殿下以善道之事收議於大臣者欲知其物議之如何而

領議政奇自獻怵於凶焰稱病不議右議政韓孝純亦畏其勢氣乏語涉畧陳言路數字而三司攻擊不遺餘力忘君護黨一何至此乎嗚呼閭井之間愚夫愚婦莫不扼腕痛心而惟 殿下深居九重尚不及知矣今者善道之跡一陳於 冕旒之下而爾瞻擅弄之罪 聖鑑必已洞燭而猶不能乾斷屏出則他日之憂恐有甚於今日也宋臣司馬光曰人主之於臣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奸而上不知之猶有所畏

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忌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臣等以爲先之此言正爲今日發也臣等與爾瞻本無讎怨且無爭權傾軋之事彼雖得志於臣等有何害焉彼雖失勢於臣等有何利焉而但臣等俱以同休戚之臣坐視宗社之危亾而不違所懷則宗子維城之義安在臣等固知朝進此䟽夕被三司之論請罪有甚於善道忠憤所激言不知裁伏乞殿下亟黜權奸以安宗社次治三司黨惡之罪宗

社幸甚臣民幸甚

叅跡十九人

忠肅公 德仁懷恩君 星山令

錦山君 春溪都正 宜山令

錦溪君 綾城都正 錦林令後陞君

琅城君 金陵正

宣城君 富林守

錦平君 昌林守後陞君

懷義君 甄城守

德原君 崇林令

入政院回啓

啓曰愚臣只以職次雖爲䟽頭本非臣獨擅陳䟽之事苐近日以来大小言者無不被罪言路一塞則 國家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誰敢忘死生發一言乎禮曹判書李爾瞻擅弄威福之狀如䟽所陳而惟我同宗皆曰若於此時不言而與其死於無益之地曷若死於 聖明之下咸以此意不謀同辭忘禍福陳䟽而 嚴旨至此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臣等若聽人指嗾如是陳䟽則非但陷身於不測而豈敢誣 聖明也

天日在上天威咫尺臣等受嚇如是則同休戚忘死生之義安在哉臣等若拿問則當盡未盡所懷加一層矣今承 峻教臣塊飛魄喪更不知所達

辭免司饔提調䟽

伏以臣犬馬之齒已迫七十衰老已劇加以曾傷於異鄉風土痰喘爲祟纒入膏肓行步起居動輒氣塞又自癸亥五月右耳刺痛惡膿長出十年于玆尚未見瘳以此耳聾極重有同木偶人其何以立於人世間乎況臣所兼司饔提調

職主內廚爲任極重如非剛明風力之人何以
行飭令於怠慢各司乎如臣庸駑者不敢承當
明矣臣曽將不堪之意累陳於　宸嚴之下而
未蒙　允遞一以感　聖恩一以懼煩瀆之嫌
不敢每達黽勉從仕以至于今而臣近日来患
痁十數度痢疾兼發幾至危域幸而復甦軀殼
雖存元氣大敗喘息如縷旬月之內决難調出
而今者　兩殿及　磈殿監膳彼此奔走年少
氣強者尚且難堪如臣老病其何以支堪耶僚
員有故臣病適如此只餘豐海君潛循環監膳

致有偏受之苦尤極未安賤疾差復未易爲期

伏乞 聖慈俯察微臣病苦難堪悶迫之狀亟

遞提調之任俾專調治則生死而父母也私情

所迫敢此瀆擾於哀疚之日臣罪萬殞不勝惶

恐戰灼之至

丁丑亂後待罪仍辭免兼帶疏

伏以臣受 國厚恩尋常感戴而遭此前古所

無之變亂垂死之年豈敢惜死臨亂負國以生

偷生之計乎臣差肅寧殿入番之列臣之愚意

扈駕以行亦兼入番當 大駕去邠之日隨駕

到南大門事機蒼黃自 上回鑾向南漢臣常
時以老病不爲乘馬之故不備所騎急遽之間
乘出疲残卜馬追到城下夜深昏黑慮其城門
既閉與卞三近城楚客等同宿城下村家翌曉
上城幾半適逢内侍則曰自 上方向江都前
射隊已出云臣還下城底待候日晩絶無消息
更爲探問則 大駕出南門未寧還宮云臣旋
卽上城雪後氷路人多紛踏上下之人無不足
滑顚蹶臣所乘馬無鐵亦爲顚仆仍致落傷欲
爲步上則痰塞喘急寸步莫致不得已還下人

家而臣之先墳相距三十里許所率只兩奴一
奴走送墳山年少奴四五名使之率来以爲擔
上之計留待之際張判書維家屬亦寓比隣十
五日昏夕司饔院陪吏奔走来告清兵已逼元
居土人及張判書家屬盡皆避出云臣亦遑忙
避往十五里許元座首稱名人家小頃脫冠二
人逃来而言曰爲清兵所逐三度被射僅以身
免云臣驚遑罔措步上後山屢次顚踣痰上氣
塞不省人事適會所招奴一名来到幸得負上
山頂僵卧雪上北風凛冽自分凍死奴子言曰

熟諳山城之路西北邊則元是險危東南則路
稍平易云牵扶前進天黑失道徹夜徊徨還到
本處將至向曙恐為兵鋒所害臣亦慮肅寧殿
入番諸僚皆已陪往臣獨落後旣不得入城寧
往江都不得已退往先墳下而臣子烱亂烱信
等徒步追往旣入山城則臣未入城故十六日
自山城還出踉到相逢十七日向江都行到果
川則士女向江都者塞路而来皆言清兵將迫
流澌未易得渡云臣又不得已轉向水原因社
稷令閔祈家奴自江都出来探問江都之路十

二月二十六日又向江都行到南陽求叱浦得
聞清兵四出搶掠以此不能得達臣之彼此不
及彷徨道路狼狽顚頻之狀衆所共知天日之
下豈敢餙詐欺罔　天聽乎自此之後淸兵充
斥輾轉避兵於湖南海徼晩聞　世子大君北
行爲臣子所不忍聞仰天痛哭欲死而不得也
臣奔竄之中風餐露宿以致顚中左邊不仁手
足不得運用廢食飢餒氣息萎薾登途之後寸
寸前進臣旣有臨亂負國之罪又不能趣時奔
問臣子分義掃地盡矣臣之前後罪戾萬死無

惜而 聖慈寬假特以老病而容貸臣尤不勝
惶恐感泣之至臣之病勢已到十分地頭萬無
供仕之望臣所帶司饔院提調視膳重地肅寧
殿祭享八番俱爲久曠尤極未安宗親府有司
堂上等任並令遞改亟治臣罪以明君臣大義
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殞越之至

辭免兼帶疏

伏以臣遭遇聖明偏被異數累加寵秩猥躋一
品恒切感激圖報無路只願奔走職事欲效萬
一而不幸重得土疾痰喘沉痼老而轉劇行步

之際氣急窒塞由此不能進步山城且緣馬疲顚蹶重致落傷竟不得扈　駕臨亂負君罪戾山積俯仰反躬若隕淵谷方在席藁惶蹙之中適值勅使之來不敢發言老病之狀悶默隨行僅免顚仆豈不私幸也臣犬馬之齒今已七十精神筋力已至衰敗加以五六年來家禍極慘連喪三婦又遭妻喪頃又哭末子心魂俱失喪亂添傷遇事昏昧前忘後失顚倒謬妄日加月增顚沛之際累度落傷左邊不仁行步須人耳聾倍前不通言語有同木偶人如此而其可以

察所任乎雖欲貪戀　恩寵强顔行公其於筋
力不逮何以此衰病决無從仕之勢况且年七
十則　朝廷有致仕之典宗室有任意從仕之
規此是　國家之盛意也伏願　聖明察臣情
事憐臣衰朽亟命遞改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
司之任使之就閒調治以保餘生不勝祈懇之
至臣無任惶恐隕越

第二䟽

伏以臣伏承　聖批温諭丁寧出於尋常萬萬
臣非木石豈無感激之心繼之以涙但以退休

似非其時爲　教惶恐震慄措躬無地臣冒忝
宗班天恩罔極報荅無路常以爲恨當此　國
家危急之日休戚是同兼帶雖遞職名尚在豈
敢托言疾病出外投閒以圖自便之計哉臣年
已七十精神昏妄氣力衰敗前頭必有淸差接
見之禮以臣痼疾萬無支减察任之勢　聖鑑
旣已洞燭今不必煩瀆而百爾思之必有公私
狼狽之患莫如預爲自處之爲愈故冒死自列
而　聖教如此惶感俱極罔知攸措伏願　聖
明天地父母愍臣衰敗諒臣情事亟　允前請

命遞兼帶兩任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第三疏

伏以臣昨承 聖批温諭丁寧感淚先零罔知攸措第臣衰朽已極形骸雖存心神俱亡遇事茫昧舉措失宜 御膳重地決難堪任之狀已盡陳達誠非虛讓實出悃愊況於耋年之叨非分之職百爾思之萬無仍帶之望不避煩瀆更申危懇伏願 聖明俯察至懇亟遞臣兼帶兩任以便公私不勝幸甚

請勿減膳疏 辛巳年

伏以子之事親臣之事君其奉養之誠無所不
至則朝夕所供之膳不可一日無者 御供之
緘出於 上則猶可也出於下則不可臣先臣
以獨子有七十三歲老母任亂之日不得扈
從八月追入義州則司饔提調卽還除授臣常
在傍其時事無不細知濟州及下三道 進上
以船路封進他道亦以林藪得達陸續封進陪
持入 先王至於除職而送臣子享上之誠誠
如是也倭寇遍滿一國之時固如此過丙子今
幾年而尚未復常膳臣待罪厨院之任目見

御膳之薄路尋常未安矣適當供上生鮮復設
之日該曹以甲子　大殿減三尾　中殿減一
尾以此来九月初一日爲始捧之事移文来到
自丁卯以後至丙子亂前　大殿六尾　中殿
三尾捧入之事臣明白記憶飯監及一院下人
無不的知至於下問政院而宣惠廳丁卯以後
兩殿一日所進九尾之價給之云則　大殿六
尾　中殿三尾之事亦明白現出而莫重　御
供無入啓定奪之擧名爲復設而朦朧還減尾
數抑未知何意耶外方朔膳減之已久而亦未

復設尤極未安老妄之臣徒切愛君之誠不避
謭言之来甘受媚悦之誚慨然進剳伏願 聖
明垂察焉勿爲過謙以存 先王定式不勝幸
甚

復辭免兼帶疏 甲申二月

伏以臣兼帶司饔院提調不能堪任之意自前
累陳於乞免之章而非惟不許遞改 温旨反
降臣不勝感激 聖恩貪戀榮寵黽勉到今而
臣犬馬之齒已入八十之境精神筋力既極耗
盡前忘後失行事顛錯加以眼暗視物朦朧供

上精龕未能卞觧土疾之瘀日益沉痼動輒上
塞脚力疲軟行步不能自致如此苟帶雖欲從
他笑罵廉耻所在其何敢強顔行公乎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體念臣之情私亟遞司饔院提
調宗親府有司之任俾保餘生不勝懇祝之至

第二疏

伏以臣曾將土疾沈痼兼帶司饔院提調難堪
之狀累陳於 冕旒之下非惟不遞反下優容
之 教臣誠感激罔知攸措貪戀恩寵黽勉于
玆第臣年迫八十精神氣力衰敗已極脚力疲

軟不能運步自 闕門至本院前扶後擁艱難
得到呼吸窒塞有若命盡者然移時乃蘇若遇
寒節則痰喘尤苦一身掉戰手足尤甚厥冷自
數年以來亦不得任意進參於問安之列人臣
分義掃地盡矣常負罪戾而病勢如此視膳重
地其何以冒居乎伏願 聖明天地父母俯諒
臣之老病危迫之懇亟遞臣司饔院提調宗親
府有司之任俾保餘喘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第三䟽

伏以臣伏承 聖批以調理察任爲教臣感淚

先零罔知攸處臣之疾病非調理之所瘥可日
加月增只竢入地之日而已監膳重地不任未
安欲進難起狼狽悶默兹不得已仰瀆 宸嚴
而未蒙 允許反承 温旨臣是何人前後
恩眷至此之極耶瞻望 魏闕涕泗交頤若非
老病難堪之勢則末裔宗戚難得之職豈敢虗
辭固讓以負我 聖明哉伏願 聖明俯燭微
懇亟遞臣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之任不勝
懇祈之至

記

望北亭記

萬曆丁巳春正月余以言獲罪謫到順天府寓城南燕子橋一里許此地俗淳入朴沃野無垠水田多而旱田少粟極貴而稻常賤民皆玉食而珍果美魚亦多產出遇新物而來與者上下相續實有哀王孫之意而抑亦忠厚之風也越明年移寓于城北里名大來谷手搆草屋數間而居焉後有老樹偃立百丈陰覆一隣飄風自至六月生凉不知蒸鬱之苦前有一帶長川逶流澄澈或觀魚躍或觀鷗鷺沭髮而濯纓紫鰕

銀唇舉網得之此眞客中消遣之滋味也麥飯
療飢不巾不帶逍遙臺上賴短笻之扶病海門
烟柳眼界通濶舉頭一望肯襟豁然左右三面
層峯疊嶂逶迤周匝如畫屛山蕨野蔬相半海
味誠可謂江南勝地也澤畔行吟日月易邁漁
父歎形容之憔悴臨軒觀流不舍晝夜夫子之
興感不能無焉身滯殊方兼此佳致有揚州之
樂而抑亦無思鄕之心歟噫愛君憂國之念豈
以身在荒裔而一刻忘于懷也自南遷北固非
耽淸川林亭之趣區區望北之誠自切于中而

進一步之故也堂名曰望北者正謂此而記焉

忠肅公遺稿終

祭文

維丙戌正月初一日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
國王遣臣禮曹正郎李純馣諭祭于龜川君睟
之靈惟靈弱不好弄長益知謙抑抑風儀宗班
所欽曩在昏朝抗奸遷謫非卹位卆名尊
肆予踐祚恩禮優渥愛其淳潔倍此骨肉湖路
艱難江都羈靮禮異臣隣義同休戚履險若昜
勞重報輕福祿宜遒操守愈貞二十三年恭謹
小心踰七望八齡非不深如何不憖典形遽頹

矧予不幸連遭戚良義昌才逝公又云亾邦其
殄瘁予懷之傷天祚　先王子孫振振百世一
家庸有跡親誰無老成莫如同姓玄宅旣卜輤
車且整崇終考禮隱卒從情茲陳薄奠兾歆予
誠
維有明二百七十有九年丙戌正月十一日巳
未外從孫安東權認謹以薄奠敬酹于
外叔祖昭德大夫龜川君府君之靈惟公王室
譽髦矜式公族爾瞻恣雎倡奮旪闕炎海多年
名高大東　聖主中興幽黜明升扈　聖于狩

子弟相踵　王用嘉乃寵渥恩隆位齊三孤壽
至耋願天年告終遐邇齎咨惟余之生未及外
翁五歲喪母視公猶祖喪亂流離終貧且窶十
載一拜永隔泉路形色本空誠不容僞余懷曷
極一觴而止嗚呼哀哉尚饗

諡狀

曩在昏朝宗英中有特立抗疏樹大節者曰龜
川君諱晬字明遠　國姓祖諱岐　中宗大王
第七男德陽君考諱宗麟　贈顯祿大夫豊山
君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妣羅州朴氏錦原縣

夫人　贈郡夫人　國舅錦城府院君諱墉之
孫廣州牧使諱諫之女公生隆慶己巳容姿秀
出美鬚髯器宇卓犖有大節十五例授龜川副
正壬辰之亂扶將父母轉入峽中慨然謂凡龜
城都正曰有親在倉卒之際未及扈　駕今吾
當西入家事屬諸凡遂間行赴　行在命詣世
子分朝選授宣傳官異數也甲午居內憂于水
原地新刱兵歲且歉而朝夕竭力祭奠以禮墻
源錄經亂散逸　宣廟命遴宗室之有文者裒
輯修正公與焉告完特加一資辛亥丁外艱毀

甚殘殊癸丑服已陞封正義二品君例也甲寅
加一資以扈　聖從勳也乙卯兼司饔院提調
賊臣爾瞻擅弄威福屛黜忠良公痛奸回之誤
國悶　宗社之將亾居常奮慨或與友人圍棋
語及時事輒推枰扼腕憤不自勝丁巳與錦山
君誠胤相議曰吾等俱以宗戚與　國家存亾
與其死於奸臣之手曷若死於　國家之事遂
亢然決意處置家事出居外舍手搆疏草示諸
親友其友止之曰疏語大激必不免赤族之禍
莫若刪厥峻語之爲得中也公奮然曰不爲則

已爲則豈怖死而不盡言乎公廢母又泣而執
袂奪筆以沮之公不撓是年正月四日與宗室
十九人詣闕中抗疏其畧曰臣等俱以疏宗戚
之臣其於朝著間事有同聾瞽百不知一而間
或粗聞一二其害之不至於 宗社之危亡者
則非臣等所敢言也至於得失爲有大關於
宗社危亡則臣等皆是 國存與存 國亡與
亡之人安得坐見 宗社之危亡而畏禍含默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乎近年以來禮曹判書
李爾瞻奸回邪毒偏愎狡詐廣植私黨屛斥忠

良擅弄國柄威權日盛附己者雖頑鈍無耻
言行悖理者必引而進之異己者雖經明行修
爲世所重者必斥而退之勢焰薰天道路以目
忠良結舌而縮頸奸佞攘臂而雲集大小朝臣
若終始不謁於其門則鮮能保全故夜則仰屋
長歎而晝則婢膝於其門如歸市焉或有同惡
之人少忤其心則百計陰中必斥然後乃已人
之愛君不如愛身誰肯忘死生觸勢焰爲 殿
下發一言乎是以爾瞻之威日盛於下 殿下
之勢日孤於上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而 殿下

無從而得知也縱有忠良義士發憤慷慨欲陳
如此情狀而言發於口大禍立至徒死無益故
父子兄弟同在一房之中言及爾瞻則掩口揮
手以滅族爲戒嗚呼擅弄威福人臣之極惡大
罪此名一加於其身則爲爾瞻者所當席藁飲
水以竢斧鉞之不暇而偃然在家益肆其毒招
集三司指揮館學少無顧忌自贊其身至比裵
度韓琦嗚呼爾瞻則已矣三司　殿下之耳目
館學公論之所在而同惡相濟稱譽爾瞻無所
不至未知今日之三司　殿下之三司乎爾瞻

之三司乎 國柄已歸於爾瞻據此可知昔在
王莽之倒持太阿也張禹孔光杜欽谷永之徒
相與贊成上書頌莽者多至五十八萬餘人奸
臣專國威權下移諂佞成風古今一揆不可以贊
譽之多謂之公論章章明矣三司館學反斥直
言之人稱譽奸邪爾瞻至於此極若此不已後
日之禍恐難測也伏願 殿下垂察焉夫人君
聽言之道言可用則用之言不可用則置之言
者所論若以不合於時議而便斥之甚治之深
則姦邪所進之言必皆諂諛之辭而忠直之論

無從而至矣語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 殿下
之眷倚爾瞻而不疑者無乃聰明有所蔽耶爾
瞻之奸邪如此擅弄 國柄如此 國勢之危
急如此人心之憤鬱如此而無害於 宗社者
臣未之聞也嗚呼爾瞻構成虛言斥黜異己科
擧羨爵以收人心趍勢嗜利之輩布滿要津識
者之寒心庸有極乎噫征利之極必至於不奪
不厭患失之心必至於弑父與君聖人先事之
戒嚴且切矣宋臣司馬光曰人主之於臣患在
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則不若不知之爲

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爲奸而上不知之則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放縱而無所忌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臣等以爲光之此言正爲今日發也臣等與爾瞻本無讎怨且無爭權傾軋之事彼雖得志於臣等有何害焉彼雖失勢於臣等有何利焉而但臣等俱以同休戚之臣坐視 宗社之危亾而不達所懷則宗子維城之義安在臣等固知朝進此疏夕被三司之論而忠憤所激言不知裁伏乞 殿下亟黜權奸以

安 宗社次治三司黨惡之罪 宗社幸甚臣
民幸甚答曰疏事具悉但朝廷大體非宗戚諸
卿干預之事而乃於調攝之日瀆擾至此聽何
人之指嗾而爲此疏乎天日在上其直指以對
公以疏頭獨入政院對曰伏見近日以來大小
言者無不被罪言路一塞則 國家危亾之禍
迫在目前誰敢忘死生發一言乎禮曹判書李
爾瞻擅弄威福之狀如疏所陳而惟我同宗皆
曰若於此時不言與其死於無益之地曷若死
於 聖明之下咸以此意不謀同辭忘禍福陳

疏而嚴旨如此臣不勝惶恐若聽人指嗾如是
陳疏則非但陷臣於不測豈敢誣　聖明也天
日在上天威咫尺臣等受嗾如是則同休戚急
死生之義安在哉若拿問則當盡未盡所懷加
一層矣今承峻教魂飛魄喪更不知所達荅曰
由予不德逆變累起而卿等未嘗陳一疏討一
賊掇拾尹善道李洞等緒餘誣陷共安危之重
臣卿等同休戚急死生之義果如是乎勿爲更
瀆翌日兩司避嫌搆捏公與錦山君等辭意極
其凶慘至謂以宗室中有才望締結失志之輩

倡率同志試上一䟽必欲先去討逆之臣次除
三司抗論之人將欲何爲　宗社存亾士類死
生迫在呼吸云云弘文館亦陳剴辭意大同姜
璘任性之黃德符趙裕善等處置兩司之語尤
極陰慘兩司出而合啓搆誣之言無所不至請
公與錦山君絶島安置叅䟽錦溪君以下削奪
官爵依啓而公則使之中道自願付處時爾瞻
待罪於東大門外遣禮曹正郎蔡謙吉敦諭有
幼學李先啓者上䟽請公等正刑直擬公以逆
律有曰臨海之獄某三出逆奴之招其時大臣

容庇得保又曰金悌南之死某與錦山君共在
廷請之列相視泣下滿庭觀者咸以爲慽又曰
去十二月三十日過歲問安時某與錦山君共
謂諸宗曰文武二品皆問安於　慈殿吾等盍
亦問安他宗室荅云王子亦不爲君何創開乎
云云其他攟摭之語甚多至是兩司合啓請公
圍籬安置弘文館姜璘任性之鄭遵柳瀹柳韡
黃德符朴宗冑等連劄請定罪不聽兩司又以
公所對中加一層之說凶慘不測所當拿問後
處置而直請圍置有若防其口之意引避旣合

啓請拿問得情不許拿即遠竄以是年四月四
日定配順天金吾郎韓孝謙閔公之以忠貞被
讒爲緩行色公夷然而笑曰嚴讒之下何敢遲
回即日就道口占二絶曰爲國丹心白日明孤
臣一死等毛輕封章直欲扶 宗社肯恨今朝
瘴海行今承 恩讒莫非天豈恨關河路八千
回首鳳城雲樹隔孤臣戀主淚如泉旣到配所
瘴濕之鄕素多土疾而處之晏如惟以詩酒自
娛搆一間草堂扁以望北爲之記以寓戀闕之
意嘗作歌詞其辭葢出於慷慨憂國士女傳誦

至今歌之云是時李尚書晬光知府遇之盡誠
禮康公復誠交龜亦甚景慕而款接贈詩其一
聯曰癡欲奮身挽落日狂思出手障奔流其許
與之深此雖愚氓賤隷皆知敬慕時以珍羞進
之居久中痺病劇幾殊而逌然不動曰死生有
命雖死何怨公被逐之後爾瞻凶焰益張屢興
大獄人皆重足日夜切齒於公時西宮有投書
之變其言陰秘益斥公與錦山其禍心未已云
辛酉六月放還屛居西郊別墅絶游謝事壬戌
爾瞻子元燁求出順天府益爾瞻之陰詐也做

出蜚語謂公得順邑人之心將驅入於不測之
地而會值　反正未售焉靖　社初首復公爵
加二資以寵之兼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堂
上奉職恪謹廉簡自持饔人心悅吏胥畏服久
而追思之甲子賊适反亂　駕之公州先是公
適見适於周行語人曰适相內必不善終及聞
反又保其不久就誅果驗人服其先見之明
還都後償勞又進一階秩從一品　上招進亂
從宗戚於禁中錫宴公爲班首　上用家人禮
親自執爵不名公稱以族長且謂曰宗班之事

專委於卿常加倚重賞賚便蕃寵幸無二丁卯之難 車駕幸江都公執勒以從之 命召諸宗下詢戰守和三策公對曰以目今形勢觀之則姑用羈縻之計以安 宗社似乎可矣 上然之 回鑾之後眷顧益隆特賜內廐馬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己巳 穆陵遷葬時以公爲代奠官病辭特賜虎皮乙亥 仁烈王后登遐命遴魂殿官凡六員公爲首辛未公與王子義昌君相議重修宗親府旣訖遂與王子駙馬諸宗會宴以落之特賜一等樂遣中使宣醞翌日

率諸宗進謝箋丙子冬十二月敵鋒猝迫公策
鸁卷　駕艱到南漢山城底氷路險艱扶上之
際適逢中使問之荅云　大駕方向江都前行
已出城門乃還下跪候路左至日暮蓋　大駕
還入而未之知也達夜露處痰塞僅甦已而敵
騎充斥轉逹陽城與長子蓬萊君欲入江都及
至南陽遇邏騎僅脫仍避于順天地時誤報公
被陷　上聞而驚歎日以予故至此　下城之
日使之求於陣中其恩顧如此夫人東萊鄭氏
司徒僉正麟壽之女封東萊縣夫人後　贈郡

夫人生長法家素習壺則旣歸于公益著柔淑
卒于乙亥壽六十八　命別致賻儀葬于廣州
先壠之側乙酉春哭長子素有宿患悲疚添疾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距其生已巳
七十七歲訃　聞震悼輟朝二日賜吊祭　贈
顯祿大夫人皆以失善人爲歎王子大君賻遂
備至司饔宗親兩部吏輩莫不奔走悲號丙戌
正月十八日官庀禮窆于廣州衆生里先壠面
乙之原公少時豪舉不羈及長志學不業于師
席而蚤通文義傅涉書史見識超邁言論爽朗

好賢樂善如嗜慾然名聲彰徹爲一世所重不
事生事輕財喜施人有貧寒者則與之以田僮
而無所靳與弟妹析著自取其薄劣祖妣赤嘉
夫人即判書權纘之獨女家素饒財乃擇其羙
好推與本孫權氏之門稱歎不已素尚朴素不
厭華奢常戒子弟曰奢侈喪身之斧斤經學蔑
身之根柢汝曹勉之待族戚出於誠接僚屬必
以禮撫下惟寬不以早賤而慢之晩年與諸宗
修聯金契數宴集共惇親睦之義吉凶各有助
每於佳辰令節輒與一家子弟遊於西庄琴酒

取適不至於放嘗曰宗親當不交朝貴不口時
政公謙恭自守然而一代士流名入皆尊慕而
相訪焉西墅去城十里許其出寓也遇趍朝之
日則輒聞鷄而興詰　闕門未闢矣郎僚竊歎
其勤謹男十一人長即烱胤蓬萊君次烱信蓬
山都正以　塊殿勞封君次烱佶蓬州守次烱
儼蓬昌守嫡出也夏溪君烱倫蓬城令烱仲蓬
豊令烱任蓬興令烱佐蓬川令烱佑蓬溪令烱
健蓬江令烱伋女長適幼學李聖两次適幼學
李良遇者庶出也內外孫曾玄行幾二百餘人

亦盛矣哉噫厚德如公才識如公當昏亂之世
斥奸賊樹大節如公者宜有易名之典謹次其
迹之最者以備公議之採取云爾大匡輔國崇
祿大夫行領中樞府事李景奭撰

墓碣

有明朝鮮國昭德大夫龜川君兼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 贈顯祿大夫墓碣銘 并序
恭僖大王第七子曰德陽君諱岐傳子諱宗鱗
襲封豊山君以行誼稱於世寔公之先考也因
公扈從勲 贈顯祿妣縣夫人羅州朴氏加

贈郡夫人廣州牧使諱諫之女錦城府院君諱
墉之孫隆慶巳巳生公公諱晬字明遠生而俊
邁頭角嶄然人知其爲遠器十五例通籍授龜
川副正壬辰隨父母避寇慷慨謂兄龜城曰弟
爲親故倉卒未扈　駕願兄任家事弟當西行
乃挺身赴之奉　命請分朝即拜宣傳官異數
也甲午丁內憂執制以禮亂後瘏錄散亡甲辰
命選宗英爲郎釐正之公實與焉訖陞秩以奬
辛亥丁外憂癸丑服除加正義封君例也甲寅
以扈從勞又加一資乙卯兼司饔院提調時賊

臣爾瞻逢迎先海意誣殺大君及　國舅幽閉
母后禍將不測公痛之丁巳約宗宰錦山君誠
胤等抗疏先論爾瞻傾危　宗社比之莽賊先
海問誰指嗾公對愈勁直且曰若拿問當盡所
懷於是三司爭請鞫問將置重典而以王室近
屬得綸配于順天辛酉始放還公久處瘴海泰
然以詩酒自娛前後守宰皆敬遇之雖閭巷小
民無不歎服焉爾瞻必欲搆殺以子元燁爲順
天將誣以得人心羅織大獄而未及售癸亥反
正首復公官封特加二資兼司饔院提調又榦

宗親府恪勤供職郎吏畏服初公望見賊适於
班行謂适必不善終及适反甲子隨 駕公州
復語人曰适象凶不久必就誅戮後果然人服
其先見 駕還又進一級每私覲 上親執爵
稱以屬不名丁卯扈隨於江都勤勞備至 回
鑾之後寵錫加隆特賜御廐乘黃兼五衛都摠
府都摠管丙子又扈行到南漢城路逢中官聞
上移向江都前驅已出還下城待候路左 上
不果移翌曉賊騎已迫竟不得入城中有誤傳
公被執者 上驚歎下城日爲問於賊將其寵

愛如此公年旣耆耋而屢經喪亂且連有私戚
氣力日敗乙酉十一月二十一日考終于正寢
上震悼輟朝命賜吊祭贈顯祿大夫人皆嗟惜
曰善人亡矣下至吏胥莫不齎咨涕洟奔走哭
奠焉越明年正月十八日禮窆于廣州樂生里
負辛之原從先兆也公少豪放不拘繩墨長而
好學孜孜不懈好賢樂善如嗜芻豢觀其立朝
行事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所謂雖其質美而學
力之不可誣者信矣嘗聞貴戚同休戚不可執
一論公徒以忠憤其無權力何一封危言差强

人意雖不能明正其罪昭揭彛倫而使奸賊落
其角距終不能肆其凶謀者是誰之力哉宜其
嗜舊累朝砥柱一世時君敬之輿情洽然生榮
死哀固無憾於終始矣公配郡夫人鄭氏東萊
名閥司徒寺僉正諱麟壽之女生于隆慶戊辰
距卒之年爲六十八葬先壠與公同塋公男十
一人女二人男曰㶓亂蓬萊君曰㶓信蓬山都
正曰㶓佶蓬洲守曰㶓儼蓬昌守嫡出也曰夏
溪君㶓倫曰蓬城令㶓仲曰蓬豊令㶓任曰蓬
興令㶓佐曰蓬川令㶓佑曰蓬溪令㶓健曰蓬

江令烱仮女適幼學李聖弼李良遇庚出也蓬
萊君四男二女曰至　穆陵叅奉曰垕文科歷
翰苑春坊爲養令監恩山縣曰墱曰戡生員女
適進士金炫文次適幼學尹世長蓬山都正六
男曰塾曰耋餘男及四女皆幼蓬洲守男曰堅
蓬昌守男曰墏女適宣傳官李道彬夏溪二男
曰培武科縣監曰坫蓬城三男二女蓬豊二男
一女蓬興三男蓬溪一男皆幼銘曰
天潢毖慶式生賢掊豊山節行以基家業公遂
胚胎將多前烈委身於學早炳倫紀誰生厲階

莽賊兗恣如水沃石劉向忠貞五載庳鄉惟萬
葵誠三扈　邠駕益著賢勞輿㘺　上眷德邵
年高死生榮辱可觀顚末盡起欽歎有穹其石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金集撰

墓誌

昭德大夫龜川君兼五衛都捴府都捴管
贈顯祿大夫謚忠肅公墓誌銘

昔在天啓丁卯夏吾先子坐斥杞被重譴却掃
城南居門無車馬跡一日有顯者来先子倒屣
出迎懽然笑語移日而罷目送而顧謂左右曰

是乃先海時抗大疏謫順天之龜川君也宣擧
於是竊覸公容儀整肅讜議忠正邃邃然長德
佳公子也旣而與公之孫庭子重甫爲同年司
馬交臂而遊於洛下愈益誦公之風義後數十
年子重甫以公之行迹投示宣擧曰余祖墓門
之碣則愼獨齋金先生銘之矣幽堂之誌迄今
未遑將欲　而　之子有奕世之好盍爲之相
斯事也宣擧謝不敢子重甫申以舊誼要責之
固辭不獲遂謹就金先生之文而按之公諱晬
字明遠　恭僖大王之曾孫德陽君諱岐之孫

豊山君諱宗麟之子也豊山以行誼稱於宗英中公亦丰資偉器卓犖有大節少而豪舉不拘繩墨長則委己於學好賢樂善如嗜欲然年十五授龜川副正二十四而壬辰倭亂作奉父母避兵峽中謂兄龜城都正曰倉卒未及從　君爲親故也今兄當獨任家事乃辭二親間走西入　行在　宣廟嘉之命諸分朝拜宣傳官宗戚之叙外班盖特恩也甲午丁内憂克致其哀甲辰受命修正　璿源錄訖賞加一資辛亥遭外艱執制如前喪喪除例加正義封君甲寅以

扈　聖從勳又加一資　贈及考妣乙卯兼司饔院提調丁巳上章論奸臣爾瞻罪時光海政亂斁絶倫紀幾亾宗國皆瞻等慫恿之也公常慨憤扼腕謂錦山君誠胤等曰吾屬宗戚國亾與亾等死寧死於國事遂共决意處置家事出居外舍手搆疏草親友見之曰疏語太峻恐赤公族曰不爲則已爲之則寧可怖禍而不盡言乎公庶母執袂奪筆涕泣止之而公終不撓倡諸宗十九人詣　闕抗疏而公爲之首極陳權兇擅弄之實痛斥舉朝黨惡之狀一時瞻聽聳動

中外人爭傳寫而誦慕之光海盛怒謂公受人
之嗾公獨對政院辭益剴切且請就吏悉暴未
盡之懷於是兩司交章請拿至擬以逆律有曰
金悌男之死某與錦山共在廷列相視泣下又
曰歲交問安時某與錦山共謂諸宗曰吾等盍
往問安於　慈殿乎羣凶必欲甘心於公而光
海初命付處中道逕乃遠竄編配于極南居久
之中瘴毒疾幾殆時有　西宮投書之變瞻等
斥公與錦山入益危之辛酉放還瞻以其子元
燁圖守于順府欲將以蜚語羅織而公一不為

勳癸亥　仁祖反正卽復公秩特加二資以褒
之兼帶司饔院提調宗親府有司堂上之任甲
子隨　駕公州還都後進階從一品錫宴于禁
中　上用家人禮親自執爵不名而屬稱公曰
宗班之事專委於族長丁卯從　上于江都回
鑾之日特賜内厩馬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親
府重修之役也公實主之旣訖　上特賜一等
樂遣中官宣内醞以落其成葢嘉公之勤也丙
子追扈于南漢聞　上將移向江都候于路左
及聞　上不果移賊騎已傅于城不得已與子

蓬萊君欲入江都遇賊于中路脫身南下入有
誤認公陥賊以聞於　上者　上於下城之日
爲問于賊將其終始寵眷之隆如此乙酉哭長
子悲疚疾革以是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卒于正
寢去生年巳巳享壽七十七訃聞　上震悼輟
朝賜祭　贈顯祿大夫翌年正月禮葬于廣州
樂生里先兆下負辛之原公生長貴介之家不
待師承之力而能博經史尚言論雖不戕於跡
而亦自盡其惇行喜施貧交友不惜田民與弟
妹折着自取其薄劣者外王母家饒財而無男

乃推其産之美者還其本孫此皆人之所難能
者也常戒子弟曰奢侈喪身之斧斤經學發身
之根柢晩年與諸宗共修聯金契數集而敦叙
之每遇令節父子兄弟樂遊郊園琴酒自適曰
宗親之道不宜交結朝貴臧否時政也所尊西
墅去城十里趨朝之日必聞鷄而作及門之未
闢郎傔僮隷竊歎其勤謹久長内饔廉恪自守
府胥之徒咸知畏服公喪之日奔走悲號焉其
謫南荒也金吾郎閔公以忠被逐爲緩行李公
夷然曰　嚴譴之下不敢遲回即日就道有詩

曰爲國丹心白日明孤臣一死等毛輕封章直
欲扶 宗社肯恨今朝瘴海行到配構一草堂
扁以望北自爲文以記之嘗作歌詞辭意激烈
一出於愛君憂國士女至今傳誦李芝峰睟光
康公復誠前後知府皆極敬重而禮遇焉蓋公
之內外行脩立意較然持身持官不減古人朝
中賢士大夫莫不尊而慕之不但爲抗章斥奸
之一節而已今 上朝太常請所以易其名者
臨亂不屈曰忠執德不回曰肅人知論撰之稱
德也公妣朴氏錦原縣夫人 贈郡夫人國舅

錦城府院君墉之孫廣州牧使諫之女公配鄭
氏東萊縣夫人　贈郡夫人司導寺僉正麟壽
之女習於婦教宜其女治生先公一歲得年六
十八葬與公同塋　子烱胤蓬萊君烱信蓬
山君烱佶蓬洲守烱儼蓬昌守側室子夏溪君
烱倫蓬城令烱仲蓬豈令烱任蓬興令烱佐蓬
川令烱佑蓬溪令烱健蓬江守烱伋女長適某
郡李聖弼次適某郡李良遇蓬萊四男曰至縣
監曰厔曰塋並文科薦翰苑出入臺端以直道
聞厔爲養方任洪陽縣塋坐言事廢黜曰裁

進士直　陵二女適佐郎金炫文文科幼學尹
世長蓬山六男曰塾曰坴曰墪並進士曰壄曰
堂曰陞四女適進士尹尚冕幼學徐宗翰金斗
瑞柳綰側室一男埏蓬洲男曰堅蓬昌男曰墱
女適兵使李道彬夏溪男曰培武科縣監曰坧
蓬城五男曰堡曰庢餘幼二女適金尚烱金滌
蓬豊二男曰埰曰垮女適河淳蓬興三男曰重
曰壂餘幼蓬溪二男曰堦曰壁五女皆幼銘曰
恭惟我公貴戚名卿心在王室望隆維城際亂
挺身辭親捍　王朱虛忠勇李皐功章彼昏罔

念數倫幽國浮于帝受罪由臣惡誅同少師諫
切更生離騷不怨琴操自傷　慶會中興榮褒
峻秩爲周伯父總尭九族忠貞一節至老彌勤
天被爾祿子孫振振大耋令終一等加禮福善
之道此可明晰吾師特書顯樹風聲小子是述
敢篆幽銘崇禎丙午正月二十五日坡平尹宣
舉謹撰

古人之有年譜尚矣所以記述言行以示來世
者也吾先祖抗疏昏朝貶謫于炎海之陬其忠
貞節義 國史載焉時人誦之而居家行事亦
後裔之不可不知也厪伊時稚昧不能省徃在
孝宗朝猥添史官承 命考實錄於赤裳山於
光海日記中益知其所未知者僭不自揆裒聚
爲編請於白軒李相國撰述謚狀有太常 賜
謚之典噫先祖行蹟在人耳目有不可誣者而
逐年具載纖悉無遺者莫年譜若也從侄箕疇
輯錄平日言行兼摭如干遺稿合爲一卷使我

畧記顚末將欲請序跋於先生長老座乃泫然涕洟曰爾之志固勤矣若余孱孫不能繼述祖業隳損家聲則是豈非子孫之羞哉昔我先祖之在貶也嘗搆一草亭名以望北作記以寓戀君之意而記文之失于今四十餘年矣庶從弟堡亦以無妄之譽編配于順天偶得之於官家懸板中蓋其時府使康公復誠欽慕節義刻此文挂諸望北亭歲久亭圮之後邑人移揭於公廨壁楣間費了幾許光陰而竟遺之子孫添附於遺稿中其亦異矣崇禎戊申二月日不肖孫

厓謹識

忠肅公遺稿跋

孟子論貴戚之卿其義固與異姓殊矣然自王子比干剖心于殷而我箕子亦以佯狂爲奴受辱而不辭盖以當時權力有所不及於行權故辛迺隱忍而就此此誠聖賢隨時之義而至於屈平之於楚劉向之於漢俱際昏亂懷忠力諫其所以惻怛繾綣愛主存國不能自已者亦可謂善發其義矣龜川忠肅公少有令質長而好學推爲宗英會光海時賊臣爾瞻竊弄國柄慫

惠主惡將謀廢大妃公遂與宗室諸公上疏極
論爾瞻奸回擅恣必致危亡之狀仍請屛黜以
安　宗廟盖其疏辭雖不敢畧舉其未彰之跡
而其意實在於遏絕禍萌扶植人紀公遂以此
重被竄配困于炎陬而夷然未甞有悲悔色也
嗚呼殷衰聖賢之事尚矣觀公所樹立其悖亂
淪喪奚啻楚漢之世而忠誠奮發一死自靖要
以不負貴戚之卿之義者其於三閭中壘倘或
無所愧焉爾嗚呼其亦可謂盛矣公没若干年
白軒李相國狀其行愼齋金先生表其墓所以

揭公本末者詳且約矣迺者公之曾孫箕疇授

余遺文譜狀並一編申以諸父司諫公之命曰

先祖所著逸於兵燹今存者無幾顧不忍於咳

唾之餘許欲壽梓以傳後嗣則頗有述也余謝

不敢旣而其請益堅而辭益懇至若不可以終

拒者遂稍論得平日所銜於心者以附卷尾時

崇禎戊申二月潘南朴世采書